

75年前在地段街2号成家立业生子 穆青逝世20周年 四子穆也平来哈尔滨寻访省报老楼

一场跨越时空的“父子同框”



穆也平 在省报老楼

生活报记者 周际娜
9月18日上午,天空飘着细雨,一位特殊的来访者,出现在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2号。他叫穆也平,今年63岁,和夫人从北京来到哈尔滨,第一站便来寻访省报老楼。

踏着面包石,推开厚重的大门,穆也平步入这栋建于1938年的灰色建筑。在二楼廊厅,他伫立在一扇斑斑的木门前,凝视着一张黑白照片。老照片里,他的父亲穆青双手揣进棉衣袖子里,正对着镜头微笑。

照片旁边,是一本1966年2月出版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后面的绿色背景墙,最恰当不过,仿佛隔空呼应着,那个曾叫穆亚才的年轻革命者为何改名为穆青——“年轻人青春是最宝贵的,那就把青春献给革命吧!”

对穆也平而言,这次跨越时空的“父子同框”意义非凡。今年10月11日,是父亲穆青逝世20周年。对亲人的无限怀念,催促着他踏上了这条追寻之路……

在这里战斗 也在这里定情

“这栋老建筑,是我父母成家立业的地方,我大哥也是在哈尔滨出生的,这里对我们一家太重要了!”刚一见面,穆也平便跟记者聊起了省报老楼和哈尔滨对穆家人的特殊意义。

穆也平是前新华社社长穆青的第四个儿子,也被评价“长得最像穆青”。他年轻时,曾在《经济日报》当记者,上世纪80年代来黑龙江采访,途经哈尔滨。他当年就想到父母工作过的地方看看,可惜因公务繁忙未能如愿。两年前,他在新华社一篇怀念穆青的文章里,看到了黑龙江日报老楼的照片,便一直记挂着此地,想来探寻一番。

省报老楼,曾是穆青夫妇以笔为刃战斗过的地方,也是他们的定情之地。1946年5月,东北日报社、新华社东北总分社,在战火中由长春转移至哈尔滨。穆青作为《东北日报》采访部主任,和同事们在这座楼里办公、居住,与著名爱国将领续范亭之女续磊相恋、结婚,直至1948年12月才搬离。

《穆青传》作者张严平曾还原过当年的场景:1948年元旦,穆青与续磊结婚。报社新年会餐的酒席就是他们结婚的盛宴,大家举杯祝福这对新人幸福和睦、白头偕老。续磊,准备了一大块红绸布,参加婚礼的人都在上面签了名……

对于这个特殊的“签名簿”,穆也平印象深刻。红绸上写着“穆青续磊同志结婚纪念”,还有华君武夫妇、刘白羽夫妇等朋友和同事的签名,是父母从哈尔滨带回北京的纪念品。

在网络上,记者意外地发现,有人曾写过一部回忆录,其中部分内容与东北日报社有关。1948年元旦,穆青和续磊的婚宴结束后,十几个风华正茂的年轻记者、编辑意犹未尽,决定“再热闹热闹”,他们跑到报社的天台上继续开“顶楼派对”,并在冰天雪地里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



穆青(中前)与同事们在天台合影



穆青(中)和同事在省报老楼天台



穆青(右)和同事在哈尔滨合影

父亲记忆中的“黄金时代”

“东北日报社就在哈尔滨中央大街附近,每当夜深人静的晚上,马车经过大街时,马蹄踏在石子路上,发出‘得得’的清脆的声音,就像一首美妙的乐曲……”

“松花江那是散步的最好地方,离我住的地方远了一点,不常去,星期天会去那里散步,傍晚的松花江最好看……”

穆青生前曾对人说,哈尔滨是他在战争时期最有感情的两座城市之一,他将这段两年多的冰城岁月,称为“记忆中的黄金时代”。

“在哈尔滨工作的这两年时间,是我父亲积累新闻经验的关键时期,他也是从这里开始走上领导岗位的。”穆也平感慨道。

穆青在哈尔滨的足迹,

“我对哈尔滨 特别有感情”

“我们小时候,父母每年都要带我们去吃一两次西餐。”穆也平猜测,父母的这个习惯,跟他们早年在哈尔滨的生活经历有关。这次来哈尔滨,穆也平和夫人专程去中央大街吃了一次地道的俄式西餐,品尝父母难忘的冰城味道。

“我一直保存着两枚空信封。”穆也平告诉记者,这是两封家书,一封是爷爷寄给父亲的,信封上写着“东北日报穆青(亚才)收”,另一封是姥姥寄给母亲的。当年的信件早已遗失,但这两枚发黄的信封,记录了那个战乱年代的一段亲情,弥足珍贵。

穆也平记忆中的父亲什么样?穆也平说:“父亲从不打骂孩子,他总是言传身教要我们做正直的人。”1966年《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发表时,穆也平正在上幼儿园,由于年龄太小对报道没有什么印象。但他回忆,他10岁时的一个暑假,父亲把他送到兰考县的园艺场体验生活,跟当地人同吃同住,帮老百姓看护果树,那段经历让他印象深刻。

穆青最后一次重访哈尔滨,是1991年7月。阔别40余年后,他和老伴续磊重回省报老楼,曾动情地说:“我在这里结婚,在这里生的第一个孩子,我对哈尔滨特别有感情,我的老伴对这个地方也特别有感情,这里使我们回忆起许多当年的情形……”

通往省报老楼天台的白色木门上,如今挂着一把锁,已鲜有人再像穆青和他的同事们那样爬上去,聆听楼顶呼啸的猎猎风声。75年前,那群勇敢、热血的年轻新闻人,从这里俯瞰城市,眺望远方,在这个“精神高地”酝酿出了一篇篇影响深远的名篇。谁说“新闻易碎”,他们的文字永远不朽……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小档案:

穆青(1921年3月15日—2003年10月11日),祖籍河南周口,于1921年出生于安徽蚌埠,曾任新华社通讯社长。他的不朽名篇有《雁翎队》《一部震天撼地的史诗——中国共产党与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斗争史略》《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为了周总理的嘱托》《一篇没有写完的报道》《历史的审判》《十个共产党员》等。穆青的每一篇报道几乎都成为中国新闻界的范文,是20世纪中国新闻史不可或缺的篇章。

百业信息 电话 13946092977 金福来全屋定制 家装工装一体化 承接家庭装修、办公场所装修、工装整修、家庭定制;承接同行二手单柜体定制;工厂一站式服务—设计—加工—安装

招聘信息 电话 13946092977 诚聘 哈尔滨卓易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安防产品、家庭防盗报警系统设计安装企业。

应用领域 政府机关、银行、公共交通工具、体育场馆、学校、商场超市、小区、娱乐场所及公共建筑设施场所。公司拥有专业的销售团队,及专业的施工队伍,坚持“以人为本,科学经营”的管理理念,以“用户至上,信譽第一”的优质服务体系赢得了广大客户的认可和信任。

招聘:技术实习生10人 岗位要求: 1、监控、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安装调试。 2、有责任心,良好的沟通能力。 3、工作认真,态度端正。 薪资待遇: 2800-3500元/月,试用期6个月,试用期转正缴纳五险。

出租出售 电话 13946092977 复式住宅出售 出售:红旗大街双龙绿色家园复式住宅,板式高层,26带27层,三室两厅两卫,一梯两户,一厨一卫,二楼一室一厅,南北通透,不临街,楼间距大,采光好,包烧好,电梯户,一梯两户,使用面积120平,建筑面积175平,自带花园露台和2个仓储室,1个入户门厅,全屋精装修,全新品牌断桥铝系统节能窗,品牌家具家电,毗邻宏图街、大新鞋城、哈工程大学黑龙江工程学院,交通便利,临近地铁1号线、3号线。

出售精装房 出售道外区南直路宏图街《橄榄城小区》住宅,板式高层,两室两厅一卫,南北向,小区楼王位置,客厅正对小区中央广场,不临街,采光好,包烧好,电梯户,一梯两户,2楼,总层高层高19米,使用面积91平,建筑面积115平米,精装修,拎包入住,带入户门厅,送部分品牌家具家电,小区物业管理好,园林绿化好,交通便利,购物方便,临近地铁1号线、太平公园。 16505858777

生活报中缝广告 受理地址:哈尔滨道里区地段街1号生活报一楼阳光大厅 刊登 84681180 电话 15004697804

女生炮制骂人“伪诗经”被发大学微信公众号

文字换了马甲,也难掩无聊粗鄙没文化

静 观万象



生活报首席评论员 静伟

不知当年把“不学《诗》,无以言”作为对儿子过庭之训的孔子,在看到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官方微信公众账号上,堂而皇之发出来用谐音骂人的“伪诗经”,该作何感想?也许会摇头叹息吧:“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圪也!”

请恕我不便引用也无法“翻译”这样的诗,因为脱下文字伪饰的马甲,就是赤裸粗俗的脏话,这样的“诗”,连谐音梗都算不上,不但低级,更不好笑,与泼妇村汉骂街没什么区别,看着都辣眼睛。

这样的人、这样的事、这样的“诗”,居然出现在华中师范大学,居然发生在历史文化学院,居然出自一个女大学生之口,真是莫大的荒唐和讽刺。

可网上居然还有不少人夸其“有文化”、“有才华”、“挺机灵”、“骂人都带脏字”,真的是“马户爱听那又鸟的曲”啊。其实这不过就是把脏话换了一种字词表达而已,毫无技术含量和文化含量,更没有任何文字意义和社会意义,不过就是字词的堆砌和包装而已,透着那么一股子粗鄙、无聊和自以为聪明的愚蠢气息。

何为师范?学高为师,身正为

范。通篇骂人的“伪诗经”,居然能够瞒天过海、登堂入室,而且居然发在应该懂历史、有文化、重考据的历史文化学院的官方公众号上,何谈学高?而将自己的不满和情绪用满嘴脏话来表述,而且有把别人当傻子来耍的不厚道心性,又何谈身正?华中师范大学的学生,将来有很大概率是会当老师的,又如何为人师表?

这样的“文字游戏”,早在我中学时期就被玩滥了。那时候我们当中就流行把一首号称是陆游《卧春》的“诗”让别人去念:“暗梅幽闻花,卧枝伤恨底。遥闻卧似水,易透达春绿。”(俺没有文化,我智商很低。要问我是谁,一头大蠢驴),虽然也是骂人,也挺幼稚,但多少还算有点儿文字技巧,也不是满嘴生殖器。(就在我重搜这首诗的时候,发现百度知道上居然还有人煞有介事地解读,真不知是无知的自以为是,还是有意识地误人子弟。)

比如康熙年间的一次江南乡试,因为主考官受贿,将富商程某等数人录为举人,落第的考生不服,就把一尊财神像抬到文庙,又将科场大门上的“贡院”匾额,改成“贡院”二字,当作横批。又因为正主考姓左、副主考姓赵,就在大门两旁,贴出一副对联:“左丘明两眼无珠,赵子龙一身是胆。”经此一闹,两位考官都受到了严惩。

作为一个受过现代文明教育的大学生,如果对学校和校园生活有什么

不满,应该有理有据地讲理或提意见(可以参照天津配餐事件中学生家长代表纪爸爸的发言),就算实在要骂,也不能除了脏话就再不剩啥。看看陈琳的檄文,骂了曹操就再不剩啥,不但能惊得曹操“风疾痊愈”,被俘后还得到了曹操的重用;骆宾王骂武则天的时候,竟令一代女皇为之感叹:“宰相安得失此人?”可这篇“伪诗经”,除了暴露原形、徒留笑柄,还有什么?

《诗经》不是不可以用来骂人,甚至有些诗篇本身就是骂人的经典。比如那首著名的《相鼠》:“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说的就是齐国的庆封,因为在访问鲁国吃饭时失礼,被鲁国的叔穆子作诗痛骂。《诗》说它“痛诃之词,几乎裂毗”,汉儒亦“嫌于虐且亵矣”,但比起这首“伪诗经”,显然要高雅高明且有意义得多了。看到没有,春秋时吃饭失礼都会被人如此痛骂,如果当时之人看到出自女大学生之口的这首“人而无仪”的“脏诗”,不知还会骂出些什么?

这让我想到一家媒体对著名学者徐贲教授的专访,其中就问到:“为什么,这个社会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大学生,粗鄙化的情形仍然十分严重?”徐贲的回答是:“知识教育不等于道德教育,更不等于公民的教养和素质教育。这个社会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大学生,粗鄙化的情形仍然十分严重,这只能说明,就公民的教养和素质教育而言,学校的教育是失败的。”当然,他也同时指出:“如果粗鄙在社会中流行,那么学校教育再好,也会被社会中的反例教育所抵消。”

言为心声,语言可以说是灵魂的外衣,就像蔡康永曾在《奇葩说》里说的:“你说什么样的话,就是什么样的

人。”如果,连我们的大学生都不以粗鄙为耻,反以之为乐为荣,这样的“精神外表”,难道不更让人觉得可笑、可悲、可鄙、可怜吗?

当然,这也是因为我们的学校教育,并没有教会我们的学生遇到问题、感到不满时,该如何提出意见和好好讲理。而诚如徐贲教授所言:“如果绝大多数人都能用语言好好说理,那个社会就会变得比较文明,骂骂、恫吓、人身侮辱等等粗鄙现象也会逐渐减少。”真正的道德教育和素质养成,绝不是靠写几篇“扶老奶奶过马路”这样的作文所能完成的。

但我也希望华中师范大学因此对该学生和 related 师生上纲上线,过度处罚。年轻人,爱抖个小心机,有时就会没个轻重,不计后果,这时候最需要的,不是简单粗暴的惩罚,而是因势利导的教育。甚至不妨,像近期《人物》杂志介绍的深圳一所国际中学的语文老师冯军鹤那样,专门开一堂“脏话课”,在给脏话祛魅的同时,让学生们学会什么是文明、什么是尊重、什么是自尊,以及我们该怎样去讲理。

还是孔子的那句话:“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我们有过这么美好的《诗经》,有着这么美好的语言,可不是用来骂人的,而且是如此粗鄙的骂人。



作者公众号

四六级与学位证脱钩 并非否定英语价值

胡一刀

近日,“西安交大取消四六级学位证挂钩”的消息登上热搜。9月21日,西安交通大学教务处工作人员表示,消息属实,这是通过商议决定的,其他学校也有,并不是一个奇怪的决定。此前,网传的该校教务处文件显示,经学校2023年第五次本科生院院务会研究决定,学校不再将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校内英语水平考试和校外其他各类英语考试是否参加及其考试成绩作为本科生毕业及学士学位授予条件。

确实,学位证不再与英语四六级挂钩一点也不奇怪,像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都早于西安交大做到了这一点,但为何这事还会引发这么大的关注?我觉得,根本上还是源自各方在这一问题上存在不小的分歧,这从网友的评论中也能管窥一

二。比如,有网友质疑,985的学生考四六级能有多难?另一方面,不少网友支持支持态度,将之前的挂钩类比为“当医生要驾照”,脱钩只是纠正了一个错误。

英语四六级该不该与学位证挂钩?凭空讨论这个问题,确实很容易鸡同鸭讲,还是要落到相关的规定以及学生的视角上来。首先,教育部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并未就四六级与学位证挂钩作出过任何规定,反而曾多次在不同场合就未挂钩作重申。与之对应的是,于2004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也未将学位授予与四级考试联系起来。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挂钩是高校的“土办法”。

其次,不可否认,英语作为一门重要语言,是大众拓宽视野的一个重要工具,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将英语能力作为一项普遍性的规定,不加区别

地要求所有专业的学生。比如,有高校老师就表示:一个热爱古代汉语的中文系男生,一年里一半的时间都用在学英文上,“这实在是大不可理解的事”。中医、古代文学等研究,如果在这些中文专业上也要求很高的英语水平,“实际上彰显的是对中文和对中国文化的自信”。

当然,另外的一些专业,比如国际贸易等,这些门类设置一定的英文能力门槛,就显得很合理了:这是对教学、对学生负责该有的态度。严格来说,一刀切地要求要拿学位证必须通过四六级,也是“宽进严出”思路的体现,也是为了对学生负责,但对专业差异的忽略,将其作为一道硬杠杠,一步一步异化为应试英语,这就有点夸张了。

有句话说得好,“成年人不能教育,只能筛选”。对于一些对英语能力

要求不高,或者很少场合还能用到英语的专业,本就该取消四六级与学位证挂钩。待将来因工作需要或其他什么原因,需要用到英语时,这些专业的毕业生自然会去补课,自然会努力地去学习。取消挂钩,正是体现个人认知素养以及执行力的时候了:对自己未来有着怎样的职业规划?其中英语能力占多大的权重?这些掂量清楚了,要不要学英语,花多大工夫去学,学到什么程度,等等,自然就不会再成为困扰。

正因如此,我赞同四六级与学位证脱钩,但这并不代表我对英语价值的怀疑与否定。而当脱钩成为众多高校的普遍选择时,我相信这也会反过来塑造社会的观念,越来越多的企业在招聘的时候,也会更多地从岗位需要出发,不再不加辨别地把四六级作为招聘的硬要求。 据《南方都市报》